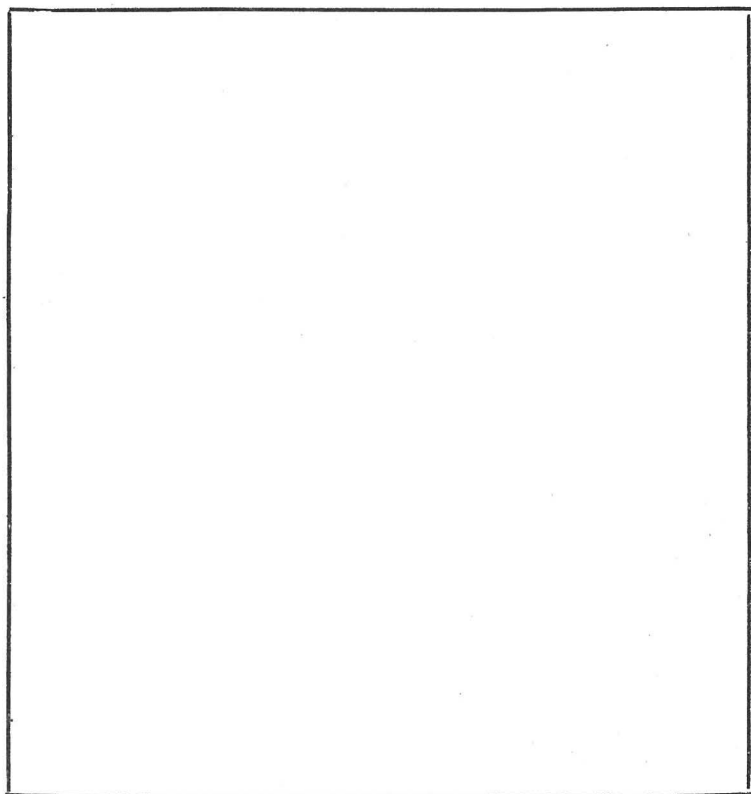




評台灣的報紙副刊

許欽雄 • 鄭惠玉
陳平義 • 林碧珠
李寶龍 • 陳雲英
聯合採訪

壹、簡介

一、中央副刊

許欽雄

對國內報紙副刊的簡介和批評，本期的對象為中央日報、聯合報和新生報三家，下期我們則計劃介紹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和中華副刊，對這兩個副刊的批評，本期我們所訪問的幾位先生，也直接間接的提到了一些，我們也希望廣大的讀者寄下更寶貴的書面意見，或可作為各報改進的參考。來稿請同時附下照片一幀，並註明姓名及職業。

編者

副刊是中國報紙的特產物，從前大家稱它為「報屁股」，顧名思義，當時的副刊，不像現在的被人重視。中央日報於民國十六年在南京創刊，「中副」也隨着誕生，當時的「中副」大多為純學術性的文章。

「中副」創刊迄今，經過錢震、耿修業、薛心鎔、孫如陵、陸鐵山等諸先生的努力，才開拓出今天的景況。以前它在報社裏並非獨立的一門，而是隸屬在編輯部之下，由一位主筆負責，到了孫如陵先生主其事之後，才成為獨立的部門。

現在，「中副」平均每天可收到二百多件作品，這麼多良莠不齊的稿件，要「闖」過三關的甄選，初審不合，即原稿退回，當然，如果作者要求修改，「中副」的編輯先生也會如其所願指正它的缺失。初審合格的稿件，還要經過複審，剩下十餘篇，經過文字的潤飾之後，由於版面的關係，並不一定全可上報，但是仍然保留，以待他日缺稿備用，如果不能如願，仍免不了遭到「割愛」的命運。

「中正和平、樂觀奮鬥」八個字，是「中副」對於作品的要求所一貫堅守的原則。多少年來，「中副」一直以這個大原則為前提，希望能帶給讀者正確的人生觀和進取的精神，它絕對謝絕暴露社會黑暗面的作品，雖然這類作品有時也可予人以警惕作用，但「中副」更希望它刊出的作品能為社會造成奮鬥向上的積極風氣，讓讀者享受社會的溫暖，從而體驗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真諦。

因此，一切風花雪月，無病呻吟的作品，都將被摒棄於「中副」門外。

有些文章，文辭雖稍為生鈍，但整篇作品的精神符合中副標榜的原則，稍加潤飾之後仍可見報；反之，有些文章，文辭雖然優美，但抓不住重心，缺少感人的氣氛，也沒有積極的人生觀，就會被退稿。

「中副」的長篇連載並不多，近年來，曾有幾篇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造成一時的轟動，如「滾滾遼河」、「喜宴」、「魔掌」，以及目前正在連載的「流浪者之歌」等等。

「中副」收到的長篇小說並不少，但能符合要求的實在不多，年輕作者的長篇更如鳳毛麟角。這或許是因為臺灣社會繁榮，年輕一輩自幼生活在安定的環境裏，缺少艱難滄桑的經驗，不像老一輩的作者，歷經抗戰、剿匪，生活裏多的是戰亂的體驗，遂多多少少能在文章中反映出來。

有些中、短篇，故事結構很堅實，文字也甚優美，只因主題不正確而未被採用。譬如曾有一篇「盲」描寫一對盲眼夫婦，平時敬愛互助，相依為命，有一次醫生檢查結果，發現他們各有一隻眼角膜可以移植，但是兩個人都不希望將自己的眼角膜移植給對方，因為害怕對方復明之後，會發覺自己的醜陋而拋棄自己，於是各自展開一場費盡心機的阻礙活動。

對於這些作者，「中副」會寫信安慰他們，並告訴他們稿子未被刊用的原因。此舉不僅可以改變他們日後寫作所走的路線，更可以改變他們對人生的看法。

目前國內各報的副刊，都有所謂的方塊或專欄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副刊的社論，但是和報紙的社論性質不同。它對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件，往往不從整個事件來討論，而從另一角度來加以考評。

目前輪流在「中副」方塊上執筆的有楊乃藩、趙滋著（文壽）、潘煥昆（漢客）、吳延環（哲還）、謝鈞韜、趙廷俊和彭歌（余龍）諸先生。

「中副」目前所走的是綜合性副刊的路線。

由於「中副」讀者廣泛，因此文章不能針對某一階層，必須考慮到大眾的口味，帶點學術性的文章，就要注意到筆調的是否生動，是否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譬如以前有篇文章，介紹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美國物理學家，作者以生動的筆法，把這位專家的歷史和生活動點滴介紹給讀者，在趣味性之外，又略為提到他研究的物理理論，作者兼顧到對讀者的吸收力，也完全符合了「中副」取稿的理想。

由於科學的發達，經濟的繁榮，好多人追逐的是物慾的生活，精神文明不再是人們嚮往的目標，造成了許多人精神的空虛和茫然。因此，如何為心靈尋找精神寄托，如何在文化特質上找出問題的癥結作適當的調整，已成爲當今重要的課題。

「中副」也正在朝這方向努力，不斷地提高水準，並且希望由淺而深的討論中，西文化問題，作有系統的比較和研究。

「中副」的園地公開，作者分佈各階層，其中以學生、軍人大學教授居多，多少年來，它也曾爲文藝界發掘不少新血，但也曾爲了堅守原則，被一部份成名的作家所不能諒解。

爲了讓散居各地的作者能以文會友，互相切磋、討論，「中副」每年春天，利用展覽剪報的機會，邀請會

在副刊上發表過作品的作者舉行聯誼會，也順便聽聽他們對提高副刊水準的意見。

「中副」也不定期地選錄較佳的作品，輯成「中副選集」，讓喜愛「中副」的讀者，能有機會再度細嚼它的芬芳，目前選集已出至第七輯。

「中副」自創刊以來，不斷地在改進，也不斷在進步，雖然有過輝煌的成果，但絕不自滿，它的圍地仍須要讀者作者們聯合灌溉，正如文壽先生在去（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方塊上所指出的：「中副今後的編輯方針，仍走綜合性副刊的途徑，但將偏向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理論與最新文藝動態報導諸方面，我們誠懇地盼望作家們及讀者跟我們合作。」

我們期待「中副」逐漸走向完美……

二、聯合副刊

鄭惠玉

聯合報於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創刊，「聯副」的主編，由初期的沈中豪、林海音到現在的平鑫濤，在內容風格上，各顯神通，各具特色，唯一的共同點是：力求副刊內容的充實與水準的提高。

細說「聯副」，應該從民國四十二年，林海音接任主編之時說起。那個時期，是「聯副」邁入新旅程的開始，也是臺灣各報副刊在內容編排上和風格上漸進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臺灣光復初期，各報副刊，包括素以文藝氣息濃厚而負盛名的公論報副刊「日月潭」，與新生報副刊「橋」，都很少刊載翻譯文章和連載小說，更遑論方塊和新詩了，它們的誕生和發展，可以說是林海音主編「聯副」時期最瑰麗的一章。

由於林海音本身一向留意國際文壇的新動態，所以就不遺餘力透過幾支名譯筆，陸續向廣大的讀者介紹世界著名的作品和作家，使讀者眼界為之大開。例如，由王鎮國執筆的「西洋文學名著簡介」專欄，美國作家亞

斯勒的「一封無法傳遞的信」，英籍作家約翰·史連明的「隘路」等。（黃沙譯）

至於本國的長篇文藝小說，則有南宮搏的「這一家」，於梨華的「有一個春天」、黎中天的「桃花河上的彩虹」等。魚漢的「寓言的寓言」，類似不久前連載過的「包可華專欄」，日出一篇，是頗見功力的諷刺文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痲弦、徐訏、鄧禹平……的新詩也常被刊用，這在當時是爲其他各報所不敢輕易嘗試的。

民國四十二年，何凡「玻璃塾上」的出現，是「聯副」有方塊之始，也是往後各報方塊的濫觴。此一時期，著名的方塊作家還有言曦、鳳兮、茹茵等人。到如今，何凡經過二十多年來的歷鍊，似乎老當益壯。他對社會百態觀察入微，對體壇見聞的別具慧眼，或褒或貶，皆能大快人心，堪稱政府與民衆的橋樑。

在林海音主編「聯副」的十年中，也培植了不少本省籍作家。前期如鍾肇政、鍾理和（已故）、葉石濤、鄭清文、文心等人；後期如林懷民、七等生、鍾鐵民、黃春明等，都是先由「聯副」走向文壇的。許多年輕作者也都將他們的第一篇作品寄給「聯副」，林懷民的「鐵道上」刊出時，還是個高中生。隱地的「榜上」在「聯副」出現時，是在他參加大專聯考後不久。當林海音離開「聯副」時，她的編輯桌上還留有一大疊七等生的稿件。以後隨着林海音的離開，這些作家就很少再替「聯副」寫稿了。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臺灣在光復以前，整整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統治，本省同胞不管是聽與寫，說與讀；用的都是日文。有很多人還是光復後才開始學ㄅㄆㄇㄌ，開始說國語，進而用國語寫作的。當時「聯副」收到的稿子，不乏這一類的大作，而主編者却能滿懷熱誠，耐心、細心地逐字逐句看稿，不憚其煩地改去生硬之用字。這些作家的風格，深受五四以後新文藝思潮的影響，所以表現在文章裏的不是日本味而是道道地地的中國色彩和醇厚的文藝氣息，這可能就是編者的慧心和耐心無形中鼓舞了作者的勇氣的緣故。

林海音時期的「聯副」，可以說是純文學的走廊，內容有長、短篇小說、散文、新詩、文藝理論、方塊、

幽默漫畫，最大的特色是不登武俠小說，以濃厚的文藝性見長。

民國五十二年，「聯副」由皇冠雜誌發行人平鑫濤接編，新的主編有新的構想和新的編輯方針，爲了適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需要，平鑫濤選稿標準的重點放在可讀性和趣味性上，「聯副」的風格因而逐漸走向綜藝與大眾化路線。在他主編任內，新的專欄陸續推出，歷史小說、武俠小說、偵探譯作、接力小說、「哈老哥」漫畫等都開始在「聯副」上榜了。平鑫濤認爲，一個成功的副刊絕不可能每篇文章都使每一個讀者滿意。因爲每個人生活環境不同，遭遇各異，知識水準也不齊，所體會的也就各有出入。而副刊是反應社會各階層的產物，當然要注意它的兼容性。

在這個時期，「聯副」的版面已較前略增，主編的理想是每天至少刊載六到七篇文章，主篇約四、五千字，大邊欄約三、四千字，小邊欄則爲兩千字左右。平鑫濤革新版面後，把易金的專欄幕前冷語（原載於新藝版）納入「聯副」；念退的「煙雲瑣語」，也於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與讀者見面了。關於前者，顧名思義，乃是揭露鐵幕毛共黨徒的醜惡面目及殘酷鬭爭的內幕；後者以論述歷史人物爲其旨趣。

長篇小說，如趙滋著的「長生島」、楊思誼的「雲」、華嚴的「七色橋」、「和風」、「晴」……，譯作如「珠江月夜」、「第八個月亮」等，都很受讀者歡迎。尤其是五十五年六月廿七日起連載的「冰點」更是轟動一時。

此外，在這段時期，瓊瑤的「煙雨濛濛」、「菟絲花」等長篇連載也曾使得「聯副」洛陽紙貴。

民國五十七年，被人稱爲讀書人中的讀書人彭歌，在聯副開闢了一個「三三草」專欄，爲讀者評介歐美新書，提倡讀書風氣，使聯副由初期的趣味性、文藝性，逐漸的走向學術性。

有純情派專欄之稱的「楊子專欄」，談政治經濟、談愛情、談音樂、談聯考，也談時裝。犀利的筆鋒常帶感情。

阮文達的「隨緣隨筆」，去（六十一）年秋天才與讀者見面，對於國際大事與人生哲理，亦有其精闢獨到

的見解。

方塊之外，聯副於去年曾新闢三個專欄，它們是「各說各話」，「在天之涯」及「記憶深處」。

「聯副」曾於創刊二十周年時出版了一本「聯副短篇小說集」，計收先後發表的小說二十篇。

三、新生副刊

陳平義

「臺灣新生報」是臺灣省光復後在省內發行的第一家公營報紙，創刊於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據時代的「臺灣新報」。二次大戰結束，日軍投降，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就以接收的「臺灣新報」所有設備，創辦了「臺灣新生報」，當時的社址在臺北市衡陽路一〇一號，李萬居先生為首任社長兼發行人。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陳故副總統奉令抵臺主持臺灣省政，對省政宣傳極為重視，銳意整頓，「臺灣新生報」，在此政策下，遂於同年六月在高雄成立分社，創辦南部版。一直到民國五十年六月，由於內部的改組，南部版才更名為「臺灣新聞報」獨立發行。

一般來說，我國報紙的副刊，內容大抵可分為三大類型：雜文型；純文藝型；綜合型。

「新生報」由於本身的背景與一般民營報紙不同，所以政府當局制定的政策，便經常影響到副刊的編輯方向。人事更迭、主編的替換，當然也有直接間接的影響。我們很難完整地為「新副」訂出一個類型，它大體上是屬於綜合性而偏向文藝性。民國三十四年底，剛光復的臺灣社會，日本教育與日本情緒尚未歛跡，新生報的副刊就因作者受了語文表達能力的限制，而形成了「臺灣新報」之後，短時期的一段青黃不接的半真空狀態。

及至歌雷先生出長副刊主編時，國語文的推行已漸具成效，乃在「新副」開闢一個不定期的文藝版——「橋」，這和當時「公論報」的「日月潭」，同為最富文藝氣息的兩個報紙副刊（聯合報的跟進還是後來的事）

。由「橋」而搭成的文藝橋樑，因受到中國大陸「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在民國三十七年間掀起了一陣「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熱風，先後舉辦十數次有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作者讀者座談會，與會的作家有錢歌川、葉石濤等十數位。

當時「橋」的內容包括了「新舊詩歌」、「散文」、「民俗文學」、「長短篇小說」、「譯述」等等，在光復後的臺灣文壇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與貢獻。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橋文藝叢書」也在極困難的情形下問世了，內容以譯述各國作品為主。同時「臺灣作家選集」也一併出版，且每月定期出版一本，收羅臺灣作家的作品，集印成冊，這是「新副」叢書的開始。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彭歌（姚朋）先生接長副刊主編，由是「新副」的內容又起了改變。

當時的副刊，很受時局動盪的影響。來臺的騷人墨客紛紛將對大陸山河的一片懷念之情訴諸文字，投給「新副」，因此大陸河山，民情風俗介紹，懷舊思故之情，千里迢迢流亡到臺灣的經歷，便成了「新副」的主要內容。

民國四十年間的新副，起了空前的大變動，純屬於文藝性質的文藝版「新生文藝」於每週六定期出刊。後來又有每逢週四出刊的「青年生活」及「軍中文藝」，此時副刊的內容已經「分離淨化」了。

讀者的興趣在變，編者也因人事關係而更迭，「新生文藝」在四十六年左右又改成了「西子灣」，它已與社會生活發生了極其密切的關係，而偏向於雜文型，舉凡生活點滴、健康美容、醫藥衛生、影藝、文藝，統統一把抓。

「西子灣」以後的新生報副刊，大抵上以「新生副刊」為名以迄於今。而在童尚經先生接長副刊主編之後，更將副刊的版面由原來的十段高，擴大為現在的十六段，增加了副刊的容量。

後期的「新副」有幾個極大的特點，那便是「專欄」的大量開闢與專欄徵文學辦的頻繁，形成一股特殊的

風氣。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五十七年間曾有一篇文章：「賣藥的學問」，一度頗為轟動，人人爭相談論，不久之後，衆多的讀者紛紛寫信要求編者將該文重登，「新副」爲「應廣大讀者的需要」，乃予破例一次，這種情形在國內的報業史上是少有的。

在讀者文摘中文版未發行前，爲了介紹一些外國的秘辛珍聞，從讀者文摘中翻譯過來的文章，在這段期間也佔「新副」極重要的地位。

在歷來刊載過的專欄中，期間最長，影響最大，且最具文史價值的，當推書法金石家芝翁（高拜石）先生的「古春風樓瑣記」，及名史學家黎東方博士自美國講學歸來後所寫的「細說宋朝」、「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了。

「古春風樓瑣記」自民國四十七年九月一日起在「新副」連載，芝翁以文言體裁和豐富的文史知識，寫盡清末民初的人物軼事，前後共連載了十年有半，迨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芝翁身罹肺癌以六九高齡仙逝爲止。同年五月三日，「新副」特爲芝翁先生悼念特刊，在特刊中，彭歌先生（時任副社長兼總編輯）於悼文中說：

「掌故文章與正史有別，與傳記亦不相同，高先生以治史的謹嚴態度，去取有當而褒貶甚嚴，在閒閒筆墨之中顯示其獨到的見解，月且之間自有分寸，是最可貴之處」寥寥數語道盡芝翁寫「古」的態度。

接「古春風樓瑣記」之後連載的，是張用寔先生的「中國寓言」，與其後的惜秋先生的「歷史人物評傳」。

另朱介凡先生的「秋暉諺語」介紹各省地方諺語，「語文零錄」、「圖與文」等也極受讀者歡迎。

民國五十五年十月間，彭歌先生在「新副」開闢一個專欄：「雙月樓雜記」，每逢週三、週日刊出。

舉凡中外有趣味的文化新知，社會、政治新知等，皆在「雙月樓雜誌」介紹之列，連載以來備受各界歡迎。

，現已陸續由三民書局、仙人掌、晨鐘等幾家出版社輯印成冊，發行面世。

去（六十一）年七月，彭歌先生翻譯了標準雜誌總編輯諾曼·文森·皮爾博士所著的「人生的光明面」專欄連載，又造成了另一次高潮。

「人生的光明面」原名「積極思想的驚人效果」，與「荒漠甘泉」一書有相近之處；以親切的文字，擷取實例，闡釋「積極思想」所發生的驚人效果。積極思想的基本構想在追求人生的光明，勉勵人以積極與達觀的態度，努力達到光明勝利之境。

「徵文比賽」是「新副」的另一特色。舉凡節慶，或某些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發生時，「新副」爲了配合情勢及國策，就常舉辦專題徵文。例如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間，中日關係一度緊張惡化時，爲了反映民心，「新副」就曾舉辦過「日本的迫害」專題徵文。五十三年「成敗戀愛徵文」也造成了空前的轟動。其他尚有「理想丈夫」、「理想夫人」、「我最難忘的人物」等徵文。

「新副」方塊十幾年來已逐漸受到一般讀者的重視，最早的新副方塊是鳳兮先生的「十字架上」。目前新副有史銘的「堅白篇」，鳳兮的「玄黃集」，文必然的「信國篇」和扶搖的「清溪隨筆」等方塊。

長篇連載小說在「新副」創刊以來就一直未曾斷過，迎合了廣大讀者的要求。其中有些是屬於徵文比賽中的得獎作品。如童真的「霧中的足跡」及「寂寞街頭」、徐慧藍的「風在林梢」、公孫嫵的「百合花凋」等。

甫於去（六十一）年八月接任編務的林期文先生，在談到「新副」時，強調了「新副」內容的指向，乃在配合國家政策，作非標語式的宣傳，以便利政策的推行。譬如去年蔣院長推行十大革新政策，省府謝東閔主席倡行「家庭工廠化」後，有關此項政策的文章，便連續在「新副」出現，這是寓宣傳於文學作品中的最好例證。

綜合性而又偏向大眾趣味性的文學創作是「新副」所最歡迎的。

貳、批評



毛樹清（大學教授）

曾經有一度，毛樹清在美國以特派員身分發回來給聯合報的稿子，幾乎篇篇都引起國內極大多數人的矚目，就是現在，毛樹清以「退隱」之身寫出來的評論，仍然篇篇叫座。那天，這位老「美國通」就提到了中、美報紙的不同處，與今日我國報紙副刊的處境。

毛樹清說，美國各大城市的報紙，通常都沒有純文藝性的副刊，除了星期六的增刊有一些消遣性的作品外，報紙都偏重於新聞的報導、評論、分析，並常常有巨幅的新聞照片。廣告也佔了很多篇幅。

就新聞學的立場來看，副刊不是報紙的主要版面，就是以國內的副刊版面來說，能用來作為發表文學作品的園地，也仍很有限，不及雜誌篇幅可以自由發揮，具有足夠的容納量，所以對於普及文學、提倡文藝以及供給消遣性文章的工作，作為大眾傳播事業的報紙，沒有必要來承負這副擔子，不過就目前我國的情形來說，副刊的存在仍有其必要，因為臺灣尚不像美國或日本那樣，每一位國民人手一書，使得雜誌有廣大的讀者、購主。尤其是他們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袖珍本文學創作書刊，人們更是隨買隨看隨丟，因此他們的雜誌在有了廣大的市場後，就具備了推動文藝思潮的效能。

讓讀者買一分報紙，在閱讀新聞之外，同時欣賞文藝作品，就現階段是有其必要的，但當有一天國民的生活和知識水準都提高了之後，大家對



書刊雜誌的購買力必也隨之增高、增大，雜誌既能到達各階層之中，那麼我相信我們的報紙副刊一定會放下提供文學作品和園地，而致全力做好新聞報導，評論和分析的工作。

李子弋（大學教授）

李子弋表示他個人比較偏愛感性的文章，而聯副的「楊子專欄」、「三三草」、「玻璃墊上」，多少都有情感的成分存在。他特別喜歡楊子，他認為楊子的文章較有跳躍性；何凡的文章，有時很能引起共鳴，譬如一次他鼓吹白話文，不僅文筆好極了，立論也正確，李子弋為之大大的感動，當時曾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何凡。

「何凡的文章字裏行間雖然很輕鬆，但態度却很嚴肅。彭歌的文章就比較專門些，所以讀者可能少一點。他是個讀書人，對目錄學、圖書館學比較有研究。另外我也很喜歡歷史小說。我覺得寫歷史小說並不一定要忠實於歷史，作者可以從歷史的夾縫中或就現時代的社會背景，找出別人所未發現到的問題，斟酌參入自己的意見編寫出來，也不失為一篇傑作。高陽的作品就有這種風格，他的『慈禧外傳』頗引起讀者的好評。」

李子弋又說，「聯副」最成功的是文章普遍具有新聞性，已不再是無病呻吟的時期了。它配合新聞的發展，肯於設計，創新，譬如「各說各話」專欄就是一個很好的構想，曾刊過不少好文章，前些日子顏元叔先生的「一篇『晒太阳』」，意境就很高，相當耐讀。



「中央副刊的取稿態度比較嚴肅，看不出有什麼人情請託的稿子，並且作者經常都是新人，當前很多作家就都是由中副發覺，培養出來的，這是中副在中國文壇上功不可沒的地方。但最近中副走上知性的路線，冷僻文章刊得過多，也不能不說是一大流弊，當然，這對於文章的格調或許有提升之功，但曲高和寡，可能會因此而失掉一些讀者，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內容方面，李子弋以為聯合副刊的散文較多，較富感性。中副的散文就很少，鄉土的文章反而比較多。「這些文章在此時此地刊出，實在有很深的意義，有些人樂不思蜀，這類鄉土文章正可以喚起他們的思故之情，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這是中副很好的一個特色。」

談到中外報紙的不同處，這位曾任總編輯、主筆的教授說，在外國的報紙上綜合性的文藝作品只有在星期日的週報上才出現。因為在這一天裏，讀者可以利用閒暇的時間來閱讀。國內報紙則很重視綜合性的副刊，這大概與我們的社會背景有關。雖然我們已漸漸走上工業社會，但還是保有農業社會的墮性。閒暇時間很多，報紙爲了要適應讀者，迎合讀者的口味，副刊自然是很重要的了。

余光中（政大西語系主任、名詩人）

十二、三年前，余光中還常在「中央副刊」寫些新詩，那時國內的新詩曾有過一番盛況，現在「中央副刊」就只偶而才來上那麼一兩首舊詩了

。三家報紙都不刊詩作，余光中真是很感遺憾，「而最矛盾的是，報上經常有討論新詩的文章，却不發表新詩」。

「中副」的文學作品比較舊，題材有點放不開，余光中認為「聯副」就輕巧活潑多了，題材也較廣濶，像「各說各話」，「在天之涯」都很不錯，而抒情散文似乎是「聯副」的一大特色，有些散文固然很好，有些也實在不够水準，他希望「聯副」今後在散文的水準方面能提高些。

「中副」的翻譯作品水準很整齊，其他各報則時有像 Love Story 等淺俗而不值得翻的作品出現。錯字方面三家報紙均少，余光中很稱讚這一點。

「至於副刊的方向問題，各報社當局自有其決策，作家讀者可以說沒有什麼權利干涉。副刊普遍都是以文藝性居多，中副則採綜合性，像科學新書的介紹等刊了不少，聯副則較偏於文學性」。

一般來說，新生副刊的文章較淺，他認為這可能就是報社的原意，目的是為了通俗化一點。此外，編者的交遊範圍、取稿標準及稿件的來源也大有關係。而且新生報的銷路較少，也就無法與大報競爭啦！

談到版面的安排，「中副」可說是所有報紙中最整齊的了，字體也很清晰，看起來非常美觀、舒服。「聯副」的字體就比較模糊、不醒目，這一點，余光中認為應該是「可以改進的」。

「聯副」的「在天之涯」與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相較就差了些，後者作家有名氣的也較多，一個作家除了稿費的要求之外，就是希望與名作家並列，拉稿也不是件易事，這方面就有勞編者多努力了。新生報很少



有海外的作品，顯得保守些。

臺灣是個小地方，需要多看些海外的東西以充實自己，但是並非什麼都看，而是要選擇高水準的作品，所謂高水準的作品，余光中指的就是有思想性、批判性等具體內容的文章，一方面報導海外的生活浮面，另一方面報導事情發生的原因與精神所在，以及與我國的關係，使我們知所警惕、比較和改進。

何欣（大學教授、名翻譯家）

「由於報紙的讀者羣非常廣，爲了迎合各類人物，因此不能完全偏重於文藝方面，對一個作家或愛好文學的人來說，副刊是永遠不能令人滿足的。」名翻譯家何欣教授對文藝性的副刊別有一番好感。

「一般來說，中華日報副刊的文藝性似乎比較高，而對喜好文藝的人來說，中央日報副刊就顯得太雜，一方面是因爲讀者中高級知識分子較多，文章較重專門性，其次，我想也是由於報社當局的決策。『中副』的水準雖然較高，但文章總是顯得不够活、不够新。

「現在留學生寫的文章愈來愈多，形成所謂的『海外文學』，但缺少選擇性，連美國婦女在家做些什麼也上報了，實在太那個！值得留學生寫的題材非常多，例如國外對國內的感情、中國文化在海外發揚的情形、中西民族性衝突之所在等等，可以寫的真是太多了，這只是隨手拈來的一些例子，希望報社當局今後對這類文章能多加選擇。



「此外中副對反應現實問題的文章刊得太少，如轟動一時的『小市民的心聲』就曾引起羣衆很大的關懷，這類文章不妨多登些。最近蔣院長提倡知識分子往農村發展，就是些很好的題材，接觸範圍增廣後，一定會發現許多值得大家關心的新問題。」

「由於讀者羣廣大，副刊就更應著重普遍性，並且少登載些墮落、逃避現實的文章。譬如某些人大談存在主義、本質上不僅誤解了存在主義的積極性，更脫離了現實生活，如今這陣風氣過去，就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好寫了，實際上文學本來就是反應自己的生活，怎麼脫離得了現實呢？」

「中副目前較缺乏專欄文章，現有的專欄談的都是些無關痛癢的問題，美國有許多報紙，雜誌的專欄，頗具權威性，影響力很大。希望『中副』在這方面也能多加注意，對任何事多寫分析、啓發、鼓勵性的活的文章。」

「至於一字一辭的考古、剖析，這種過於專門的問題，實在有點浪費篇幅。一些介紹掌故，描寫過去的文章，筆法也嫌陳舊，應該以新的觀點、新的手法，去描寫、探討、敘述，不能推陳出新，只作演繹工作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林帆（大學生）

就讀於淡江文理學院的林帆同學，自小學起就由「新生兒童」而接近「新生副刊」，可以說，十多年來她一直沒有離開過「新副」，對「新副

」，她真有一股無可言喻的感情。

她說：「新副的內容一向比較平實淺近，文筆也較為拙樸，比起中副、聯副來，水準是差多了，但我以為就是因為如此，使那些對文學有興趣但文筆不够成熟的朋友有了一塊練習的園地，使得他們在起步時不斷地受到鼓勵，以致慢慢地參與了文學耕耘工作，新副這種對年輕朋友，尤其是高中同學的栽培，在文藝工作的推動上實在功不可沒。」

每一家報紙都有它自己獨特的風格，林帆認為「新副」的平易是其特色，但因作品的文筆普遍的粗糙，所以未能拓寬讀者在文學上的視野。她也曾經在「新副」看過幾篇水準很高，很令人回味不已的小說、散文，因此她相信「新副」不是不願意提高水準，只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罷了，不過假如「新副」能努力去爭取高水準的稿件，也就不會老被人認為是「高中文學」了。

在徵文方面，新副曾經有過「血債血還」這種叫人看了熱血沸騰以及「寢室風光」詼諧有趣的作品，還有「跳躍的旋律」，也讓青年人發抒了他們的心聲；這些都很難能可貴，而且有其意義，只是最近的「我的第一位異姓朋友」徵文，林帆就認為它並沒有多大意思。

「新副」的長篇連載也時有佳作，像墨人的「鳳凰谷」，現在杜若所寫的「卿雲」等，而且每天僅有一個長篇連載，也較比適合讀者的消化力。」

「中副」的文風林帆則覺得它很保守，尤其是它的方塊文章，對事實



侯蘭香（大學生）

對散文寫作很有興趣的侯蘭香，她也是「聯副」的作者之一，她認為聯合報的園地是公開的，不會有圈子，而且因為常常登載年輕人的作品，所以令人讀來覺得它活潑而充滿了朝氣。

她又表示，「聯副」包羅萬象，涵蓋了各方面的題材，雖然有人認為它的內容太雜碎而缺少一種穩定的姿態，可是她却覺得這樣的副刊正可以打入社會各階層。

「聯副」有一塊很突出的園地，那就是「各說各話」，它使得各階層的人士都有說話的機會，反應出他們的狀況，道出他們的心聲，也交流了各階層的感情，是一個很可取的專欄。「在天之涯」，則和「各說各話」有異曲同工之處，它使海內外的感情、思想藉此流通了。

在方塊方面，「楊子專欄」寫得很不錯，彭歌的「三三草」則時好時壞，沒有一定的水準。

聯合報最弱的一環該是連載小說了，像從前連載的瓊瑤的小說，最近連載的朱秀娟底「歸雁」，都把人物塑造得過分理想化了，描寫也欠真實

的提醒不夠強而有力，不能切中時弊；不像「聯副」的「楊子專欄」，何凡譯的「包可華專欄」那樣，能給予讀者鮮明深刻的印象。

「中副」的長篇連載，像「喜宴」、「魔掌」都還不錯，希望「中副」今後能多發表一些這種發人深省的作品。



；還有一次它連載田原的「鐵樹」，剛開始倒很精彩、生動，結尾時却顯得粗枝大葉，草草收場，令人遺憾。

「聯副」不刊新詩，侯蘭香說，似乎也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她希望「聯副」今後能負起部分推進文學發展的任務，「不過話又說回來」，她接着說道，今天「聯副」沒有朝這方面走，也不能完全責怪報社本身，作者的投稿，讀者的支持，亦可決定未來「聯副」所走之路線。

俞大綱（旅行社經理）

「新聞廣播事業應該具有綜合性、普通性和趣味性。」現任「忻太旅行社」經理的俞大綱如此打開他的話匣子。

「每家報紙都有他們的讀者羣，『中副』的文章較具有學術性，討論的問題比較專門，且水準高，內容紮實，所以讀者多半為公教人員和知識分子。但是『中副』對於文字、內容、形式的選擇，却顯得參差不齊，不能平均。希望『中副』在這方面加強。」

俞大綱也時常看「聯副」，他認為「聯副」稍具商業氣息，比較講究趣味性，懂得迎合讀者的脾胃。對文章的內容、文字、形式的選擇則比較均勻、普遍，所以讀者羣極廣，一般人都可以讀。但或許是太普遍了，使得「聯副」並沒有什麼特色。不過他認為「聯副」還是在不斷地改進、創新中。譬如「各說各話」就是一個很新穎突出的構想，而且也有很好的文章出現過，可惜每個人都寫，寫得太多、太久，以致內容貧乏，已經不吸



引入了。「應該要提高選文標準和它的趣味性。」俞大綱補充着說。

副刊是應該偏重文藝性的，而編者在選文時，除了注意內容外，作者文字的表達也不能忽略。報紙是大眾傳播最有影響力的工具，俞大綱回想以前在大陸上，五四運動白話文的推行，就是藉重於報紙副刊的推動。他個人認為，在今日複雜的社會上，如果能以簡潔、有力的文字，甚至以新的文法組織來表達複雜事物的感受，只要是好的，編者就應該予以容納。

俞大綱最後特別指出，報紙應多刊載些專門性的報導、介紹文章、如雕刻、美術、舞蹈、音樂等，以提高一般人的藝術水準。譬如電視上的表現是現成的，我們固然可以察覺到節目的好壞，但好在那裏？壞在那裏？報紙可以每週另附一張專版，對問題作深入的研討，由介紹到批判，這便可以達到教育羣衆的目的！

施叔青（小說家）

「聯副在許家石先生代理編輯的時候，對文章都有相當的選擇，那段時期副刊編得非常好。」剛從美國讀完戲劇回來的施叔青，在談到「聯副」時，臉上一片「懷古」之情。

「聯副所刊用的大多是蝴蝶派、花草派的文章，不是些感傷、頹廢、無病呻吟的東西，就是些走火入魔、排文字遊戲的灰色作品，這些都沒有什麼意義，反使得聯副版面顯得輕飄飄的，沒有份量，這是聯副最大的缺點。」

施叔青個人比較喜歡「楊子專欄」，她認為楊子除了專題外，總還包括了許多別的意義。至於「三三草」，她則認為它有些口號性質。另外聯副的「各說各話」，施叔青極為欣賞，「這個專欄的構想非常好，它藉着文字來描寫社會的衆生相，譬如黃俊雄布袋戲的介紹、小人物的報導等；但是對於電影明星的介紹就似乎太多了，像這類同一面孔的文章，見一而知十，看多了反而使人感到厭煩。我認為聯副既然有這麼好的專欄園地，就應該作更深入的探討，報社或許可以特派一個記者，深入各階層訪問，多挖掘些不被人注目的小人物與社會的現實面，使讀者對社會能有更進一步的體認，這也等於是社會學的一種研究。」

聯副「在天之涯」的文章，施叔青認為水準不及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好，中國時報的編輯比較積極、主動一點，久而久之，作家一有文章，便會自動的投給中國時報，水準也就高了，這一點聯合報就比較被動。中央日報是黨報，由於政府能全力支助，使該報得以遍佈全球，「中副」也不時的介紹中國文化、道統精神等；它溝通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感情，也間接的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這方面，中副的「功勞」實不可沒。

「但中副的文章比較保守，放不開，詩、戲曲刊登的很少，且討論的問題有時太專了點，我認為報紙求其普遍化是極為重要的，當然，也不能爲了市場的銷路而趨向通俗化！」施叔青最後說。



許遜 (雜誌發行人)

打開眼前的副刊，許遜認為都有普遍的媚外心理，譬如海外來稿，不管所言之巨細，文筆之優劣，幾乎都可見報。「中副」的海外投稿水準較高，可惜缺少真話。中國時報的「海外專欄」，創辦時曾標明它乃是為瞭解、抒發海外同胞對國家的感情而開闢的一塊園地，可是事實上，「海外專欄」却少有這樣的文章，聯合報的「在天之涯」也一樣不行。

「中副」的園地實在不能說是完全公開，最起碼並不是每個人有話就可以毫不忌諱的說出，譬如有些文章往往會引起論戰，這些論戰在中副就常常會突然中斷；而像『小市民的心聲』，所謂的贊成者百分之九十八，反對者百分之二的統計，也似乎顯得專斷了些；田中媚匪，抗日思想為之喧沸，知識青年的反應尤其熱烈，却無人來談它，不知這是否牽就於報社政策的緣故？而它的『中副小簡』的錯字糾正，事實上是朝向學術性的路子上走的。

「方塊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中，都是很具權威性的，但國內的方塊却顯得相當保守，中副的方塊，談來總是不關痛癢，缺少方塊所該具有的論斷、指向。」

「李藍的『凌晨兩點鐘』以及『武則天傳』的歷史小說，都暴露人性精神墮落的一面，中國時報實應斟酌取用。不管是理論、創作，中國人承受傳統文化偉大的遺產，又值這麼一個動盪的時代，文人真應該走出象牙塔好好的觀看世界的變動，現在國人對時勢變動所表現的漠然，實在是一

單訂區地國美目書評書

To
MRS. JANE SHIH
39-F HASBROUCK APTS.
ITHACA, N.Y. 14850
U.S.A.

Criticism & Catalogue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period
checked

☐ for two years-U.S. \$5.00 from No. ___ to ___

☐ for one year-U.S. 3.00 from No. ___ to ___

NAME _____

STREET _____

CITY _____

COUNTRY _____

send check & this slip to Mrs. Jane Shih

件不可思議的事。
「對於副刊，我希望它的園地是公開的、坦誠的，它的執筆者是兼具知識尊嚴和人格尊嚴的，而主持者必須真正地去培養文藝生命，並且提高稿費。」
「提高稿費是報社能力所能及的，但現在各報稿費都是普遍地低，似乎報社對副刊的地位並不重視，只不過視它為一種點綴品罷了，像中國時報的副刊就常常被廣告打掉了半版（編者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調整版面，不再一週只有五天完整的副刊可看了！），使人看了好生惋惜！」